

### 陕西麟游：山区搬迁群众过上安居乐业新生活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张思洁、张博文、赵英博)迎着朝阳,39岁的张丽萍骑着电动车,不到3分钟就从家来到社区里的汽车坐垫编织工厂。10年间,这位曾经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穷山民”已变身成为“新居民”,过上了“楼上生活,楼下工作”的新生活。

张丽萍所在的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位于黄土高原西部,是一座总人口只有7.1万的山区小县。沟壑纵横,交通受阻,当地群众一度面临安居难、出行难、就业难的发展困境。

针对“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难题,“十三五”期间,麟游县建成13个安置社区和42处集中移民搬迁点,近1.4万名群众告别在山区分散居住的苦日子。

2019年夏天,张丽萍一家三口搬进了南坊新城移民搬迁安置社区。“花了7500元,我们就住进60多平方米的宽敞新房。”言语间,张丽萍麻利地编着麻绳,脸上难掩幸福神情,“我一直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时行动不便。如今,自己在家门口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孩子在隔壁的小学念书,丈夫也能安心在外务工,眼看着奔头越来越足。”

“既是同事,也是邻居。”越来越多的脱贫群众像张丽萍一样融入了安置社区的全新生活。目前,麟游县共引进8家社区工厂,吸纳500余人就业,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为移民搬迁户和脱贫劳动力。

“每家社区工厂的定位不同,比如汽车坐垫编织车间面向年龄偏大或患有残疾的弱劳动力,可以把原材料带回家中编织,按件计费;轻纺加工车间则主要吸引年轻女工,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吸纳无业可就的人。”麟游县人社局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郭乃豪说。

搅动乡村振兴“一池活水”,关键在于产业兴旺。过去,受制于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当地农民只能靠天吃饭、靠地打粮,产业发展停滞不前。近年来,麟游县用高山冷凉蔬菜、光伏农业等一个个亮眼的“产业名片”交出了答卷。

沿着蜿蜒山路,走进位于九成宫镇丰源村占地1210亩的光伏农业示范园区,一排排大棚在山野间整齐排列。棚内,辣椒、葡萄等作物长势喜人,村民忙着锄草、采摘,棚顶成片的太阳能光伏板格外引人瞩目。

“坡地多、雨水少、紫外线强、平均海拔1250米,这些限制农业发展的因素恰恰成为发展光伏的区位优势。”负责园区运营的华盛绿能(麟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西定表示,“农光互补”和“渔光互补”项目有效解决了山区土地利用率低、农业创收难的难题。目前,园区年均上网发电量超过2400万度,为当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绿色收入”。

昔日偏远闭塞的麟游县,2020年底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如今已成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记者来到位于西坊村的欣桥利丰现代农业示范园时,已近黄昏。“过去到西安要将近4小时,货车一天只能跑一趟。现在时间缩短近一半,一天能运两趟蔬菜,根本不愁卖。”西坊村第一书记赵春锋说,园区流转的3000亩土地用于种植高山冷凉蔬菜,到了7至8月的采摘季,每天有超过400人在园区务工。

装好最后一箱西葫芦,年过五旬的张小芹轻轻拍打手上的泥土。不远处,一辆通勤专线班车正在驶向园区。“住进楼房,坐公交上下班,我们的日子越过越新鲜。”她说。

湖南桃江：

### 快递搭公交下乡 农货低运费出村

据新华社长沙9月12日电(记者周勉)人工扫描、智能分拣、装箱上公交车……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客货邮服务中心是客运站,也是县农村快递分拨配送中心。这里每天都有几百个快递件搭乘公交车,抵达全县215个行政村。

桃江县通过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在完善农村公交网络基础上,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今年以来,进村快递量已达80余万件,出村快递量达1.5万余件。

桃江县是山丘地区,有的行政村地处偏远,交通不发达,农村快递物流体系不够健全,存在末端服务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为打破这一瓶颈,桃江县实施“客货邮”融合发展,统筹解决农民群众出行、物流配送、邮件寄递等问题。

桃江县于去年底成立客货邮服务中心,结合城乡公交线路沿途的乡村小商超、村邮站、村委会等场所,布设230个村级服务站,利用公交线路将需进村的快件捎带到村级服务点,降低成本,解决乡村快递二次收费等问题,形成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畅通农村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

“现在收发快递比以前方便多了。”桃江县三堂街镇王母村村民高元斌说,服务站成了村民最爱拉家常的地方。

“客货邮”融合发展畅通了农村物流循环,村民们的竹笋、辣椒等农货进城的运费也大大降低了。”桃江县客货邮服务中心负责人伍晓群介绍,寄快递由原来的每件0.75元至4元不等,统一降低至每件0.45元,配送时间由原来的两天半缩短到1天。据统计,桃江县下乡快递量由今年1月的11.098万件提升到7月的14.9589万件,出村快递量也从1月的1290件提升到7月的1723件。

(本期主持:黄臻)

## 葡萄串“串”起富民产业链

### 1.3亿瓶葡萄酒背后的农民增收账

本报记者王永前、何晨阳、靳赫

九月的秋风从贺兰山深处吹来,舞动在藤架上成片的叶幕。叶片下,一串串紫色、白色的酿酒葡萄已接近成熟。

葡萄园里,忙着田间管护的农民张生杰根本想不到,自己8年前的一个决定,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他的这个决定,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有关。

张生杰一家原本住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鱼关村,收入主要指望家里的20多亩耕地,然而当地干旱少雨靠天吃饭。“刨去各种开销,一年忙到头兜里也剩不下几个钱,只能混个温饱。”张生杰说。

“靠天吃饭”的日子过久了,张生杰对生活的热情逐渐被消磨,眼看已年近五旬,他也不想再“折腾”了。然而就在2014年,转机突然来临。

张生杰去宁夏打拼的儿子带回一个消息: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发展很快,有大量工作机会,年轻的和年老的都能干。闷在家里苦思几个晚上,张生杰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头用来耕地的老黄牛,举家来到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吴苑村定居。

搬来没多久,张生杰就在附近的酒庄找到一份给葡萄园、绿化带浇水的工作,老伴则在葡萄园里做些剪枝、抹芽的农活,而张生杰的儿子由于踏实肯干、头脑灵活,很快成了酒庄的片区管理负责人,儿媳也在酒庄找到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同一座酒庄解决了一家4口的就业。

每年9月,是张生杰期待的月份,此时,宁夏贺兰山东麓陆续迎来美丽的葡萄收获季。

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业界公认的最适宜种植优质酿酒葡萄和酿造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2021年,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到52.5万亩,占全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的近三分之一,年产葡萄酒约1.3亿瓶。

“酒庄的活很多,通常能从2月忙到年底,我们的收入也很稳定。”张生杰算了一笔账:他和老伴每人每月能挣3000元,儿子月薪5000元,儿媳每个月则能挣2000元,一家人加起来每月总收入达到13000元。如今,他们一家已在西夏区买了两套房,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受益于葡萄酒产业发展的远不止张生



▲这是贺兰山葡萄酒展销会现场展示的宁夏葡萄酒(9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冯开华摄

杰一家。据统计,目前宁夏葡萄酒产业每年为农户提供季节性用工岗位及固定用工岗位近13万个,每个固定工年收入一般为2万元至3万元,季节性用工每个劳动力收入为6000元至1万元。

2021年,中国首个特色产业综合试验区——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落户宁夏以来,当地加快构建更加完备的葡萄酒产业体系,积极探索拓展“葡萄酒+”新业态新模式,将葡萄酒产业打造成为多业态融合、高综合价值的复合产业。

宁夏正借力“葡萄串”改变更多“张生杰们”的命运。依托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基地,葡萄酒庄集群和沿线历史文化资源,宁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了葡萄酒观光体验工厂、葡萄酒精品民宿酒店等产品,

并推出10条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酒庄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加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步伐,每年吸引120多万游客前来旅游研学。

天地间,藤蔓上不大的葡萄串“串”起的增收富民产业链,带动不少村庄步入乡村振兴快车道。

吴苑村中就坐落着19座酒庄,有近1.8万亩酿酒葡萄种植基地。近年来,吴苑村以葡萄酒元素为基础,整合乡村生产、生活、生态资源,将“葡萄酒+民宿”打造成为村级特色产业,形成集葡萄酒品鉴、民俗文化、农事体验、特色民宿等为一体的休闲度假新业态,每年旅游收入超500万元,成为发展迅速的“明星村”。

“2021年底,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8万元,其中约60%来源于葡萄

## “90后”新农人:感受生命和土地的连接

萤火·青春

本报记者刘金海、方欣、牟宇

整理好脚上的雨靴,戴上俏皮的黄色遮阳帽,官希希一脚踩进水田,弯下腰,使尽全力,拔出一把稗子。

“这个季节的杂草长得都比较壮,拔起来不容易。”她边拔边说,“但是除草也非常必要,否则它就会跟稻子争夺养分,影响(水稻)生长。”

这是一个多月前的一个上午,骄阳当空,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官希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水田中前行,汗水很快浸湿了全身,黝黑肤色难掩脸上的稚嫩。

很难想象,这位28岁的安徽姑娘是一家生态农场的副场长,最多时管理着174亩生态水稻田和百余名工人。

生活的底色

土地,在官希希很小的时候,就成为她生活的底色。

4岁前,官希希在乡下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童年的记忆构成了她对世界最初的印象:清澈的河水里,小鱼小虾畅游着;田埂上的野花开,蜜蜂和蝴蝶飞舞;孩童们自由自在的喧闹活跃着整个村庄……即使后来随父母去县城生活,官希希也经常来往于城乡之间,她发现自己“更喜欢乡村,喜欢土地,也喜欢亲切的村民”。

官希希心里“好像有了一个乡土中国梦”。随着年岁渐长,梦想的根扎得越来越牢。在填报高考志愿和选择工作这两项重要决定上,她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业。

2012年,官希希进入华中农业大学,学习植物保护专业。四年的大学生涯很快过去,官希希至今仍坚守在农业种植一线。

一开始,父母并不理解官希希的选择,认为她太理想化了,况且女孩子做农业“太辛苦”“容易晒黑”“也不好找对象”。

可是,官希希却有自己坚持。“在自然环境下工作,看到一年四季的变化,能感受到生命和土地的连接。”在官希



▲7月25日,在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张三营镇东风村,官希希在前往田间途中。新华社记者刘金海摄

希眼里,这比所谓的物质和体面更为重要。

与“自然农耕”亲密接触

不顾父母和亲友的劝阻,官希希选择了农业作为事业,兜兜转转进入“自然农耕”这一领域。

所谓自然农耕,就是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依靠自然生态制衡病虫害,使用可自留的种子,回归传统农耕的农业生产方式。

“比起身体上的苦和累,我收获的更多。”官希希一头扎进了湖北黄梅的大山深处,一待就是3年。

“接触农业越久,才发现自己知道得越少。”在黄梅基地的3年,官希希逐渐打开新的世界,一切都那么新鲜。

远离城市的喧嚣,官希希在大山之中劳作流汗。她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着水稻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认识不同的昆虫,看花开花落,望云去雨来。

她还掌握了摩托车、三轮车、面包车和大型旋耕机的驾驶技能,成为村里闻名的“全能女车手”。

官希希在视频网站上开设了账号,利用自

己所学向年轻人科普农业知识。在镜头前,她双手各拿着稻子和稗子,讲述稗子“狡猾”的生存策略,“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来到黄梅的第一年,突然出现的野猪,让育秧计划大乱。官希希和同事轮流守夜,要防野猪,还要防蛇虫。25岁的夏天,便在一夜夜的紧张守候中度过。

2020年,黄梅基地遭遇山洪。洪水冲下来把农田淹没,靠近河边的部分农田被沙子覆盖,有的整个田块都被冲走。洪水过后,官希希和同事们重新垒起被冲垮的田埂,清理积沙严重的水渠。这次洪水,让官希希真正明白,农业靠天吃饭,人要敬畏自然,顺应自然。

在官希希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土地呼吸得愈加顺畅,万物在其间自然生长。

春天,旋耕机在田中忙碌,后面跟着一群白鹭,它们巴望着松软的土地,等着刚被翻出的蚯蚓、黄鳝、泥鳅,以便大快朵颐。夏天,蚜虫在田埂上,旁边就是天敌瓢虫和草蛉的卵,这是农田里常见的小型生态链。秋天,稻穗换了金黄色的衣裳,其中的一部分会成为自留种,保存着适应当地气候环境的基因,在仓库里捱过寒冬,等待来年再进入这片土地。

“生态农业是在保留一个火种。”官希希说,“保留干净的土地,干净的粮食,干净的种子。”

新农人“新”在哪

如今,官希希带着她的火种,来到了河北承德。

在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张三营镇东风村,清晨五点四十分,官希希骑着自行车穿梭于稻田间。一路上,稻苗正铆足劲儿生长,蜻蜓稳稳地旋在上头,野鸭突然扑腾着翅膀从田里飞起,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远处休憩觅食的黑鹇和苍鹭……

田间偶尔出现的黑鹇,总能让话不多的官希希兴奋起来:“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经常停留在我们的田里。”

官希希居住的东风村,位于隆化县龙头山与磨盘山之间,伊逊河穿村而过,南北狭长十余里。其间十里遍闻稻花香,水稻种植面积达上千亩,官希希所管理的生态水稻田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六月至七月是北方水稻的除草季。过了插秧的农忙时节,官希希每天的日程变得十分固定:督导雇工拔草、巡田、记录田间生态。不论晴雨,她总是在田里晃悠,一条田埂一上午就要走上十几遍。

或许,在很多年轻人眼里,官希希的生活单调得有些无聊。可她却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因为“这里的天空很蓝,云朵很轻,晚霞很美,星星数不清,最重要的,还有干净的土地”。

据隆益农业发布的数据,采用自然农耕方式种植的水稻亩产约五六百斤稻谷,为采用农药化肥种植方法的一半。但官希希坚信,保护自然的方向没错。

在官希希看来,新农人之所以“新”,是因为胸怀新的农业理念。一方面,他们追求生态环保,期望万物和谐共生,不以破坏自然为代价来谋求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尊重农民,把“种地”看成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希望生态农业理念能更加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能加入到生态农业当中。”谈及未来,官希希眼睛里闪着光亮,“希望有一天,我能在生态农业领域打出响当当的中国品牌。”